



# 美丽的夏天

■飞鸟

我小时候和母亲住在乡下一个园艺场卫生室的院子里,母亲在卫生室当护士。放暑假时,在平顶山煤矿工作的父亲回来了,说过了暑假再走。这是前所未有的事。

吃过早饭,父亲领我去了卫生室北面的树林。这里有什么好玩的,我来过多次,不以为然。父亲神秘地说:“你见过虫子一蹦一丈多高吗?”我摇头。“嘘!”父亲竖食指在唇。然后,他蹑手蹑脚地围着一棵榆树转圈。父亲忽然停下脚步,用食指一点,说:“逮住一只‘蹦蹦猴’。”我凑到近前看,看见一只和榆树皮一般黑褐色的虫子。父亲说:“再细看。”我看见了虫子的长触须,像两根铜丝,左右摇摆。父亲说:“看仔细了。”他把食指挪开,“噗”一声,一只虫直跳起来,了无踪迹。

我快惊呆了,埋怨:“爸,你怎么放跑了?”父亲笑说:“这里有很多呢,只要认真找,不难发现。”我平日总是马马虎虎的,但今天不一样了。我慢慢地围着榆树、楸树、柳树转圈,真的发现很多扁圆形、像婴儿的小拇指肚般的“蹦蹦猴”。我不敢用手指点,怕捉不住,就用手掌捺住,然后在父亲的帮助下捉住,放进塑料瓶里。“蹦蹦猴”在瓶子里乱蹦,发出“蹦蹦”的声响。父亲说:“做什么事,都应该认真,当然也包括学习。”我点点头。虽然这话我听母亲或者老师说过很多次,但这次是唯一让我心服口服点了头的。我们逮了好多“蹦蹦猴”,进了院,我大喊大叫,引得人来看。我把瓶子倒在地上,只听“噗噗噗”,好像元宵节在园艺场场部放的一桶烟花。围观人吓得四散,有一只“蹦蹦猴”竟然落在赵医生的光脑

瓜上。众人哈哈大笑。我快乐得一蹦三尺高。

这天,父亲在面盆里洗了几块面筋,去院子角的竹林里砍了几根细长的竹竿,说:“粘知了谁去?”我高兴得抓耳挠腮。来到树林里,知了声高高低低地汇成喧闹的海潮。父亲和我一人一根竹竿。父亲把面筋从塑料纸里揪出一团,粘到竹竿尖上。然后,贴着树干,把竹竿慢慢地往上探。我看见那只乌黑锃亮的大知了了。父亲的竹竿尖离它很近了,知了忽然不叫了,竹竿也一动不动,像长到了树干上。就这么僵持着。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儿。不知道过了多久,那只知了又“呜啊呜啊”地叫开了。竹竿蛇一般蠕动,挨近知了的翅膀时,猛一戳。“粘住了!粘住了!”我高兴得跳起来。知了在竹竿尖上扑腾着。我如法炮制,但总是粘不住。父亲说:“要有耐心,不能急,慢慢来,和学习一样。”我静下心来,终于,粘到了一只,我快乐得无与伦比。

日暮。我和父亲并肩躺在青草里,看许多小飞虫在余晖里亮着翅飞,看白云在蓝天上变幻。父亲说:“辉,过了暑假就该上三年级了。”我点点头。父亲说:“真快啊。”我问:“爸,明天你带我玩什么?”父亲说:“明天,我们去捉蛐蛐。”“好嘞!”我欢跳起来。看我快乐的样子,父亲也哈哈地笑了。

我和父亲的欢笑声在那个美丽的夏天久久地飘荡,飘进了我生命的深处。每当夏天来临,我就想起那个夏天,想起父亲。

(作者博客 :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u/3275008785>)

# 雨一直下

■许志敏

这场持续而执拗的雨,或急骤,或舒缓,淋淋漓漓地下着,丝毫没有停息的迹象。

在这样的天气里,雨是飞扬跋扈的,像被宠坏了的孩子,只管恣意妄为。我打着伞,深一脚浅一脚行走在雨水中,很快全身湿透。大概有十几分钟,我走到书店的门口,看到女儿正站在走廊下焦急地张望。在和我目光相遇的瞬间,她小鹿般探寻的眼神瞬间笑意盎然。我就在这一刻恍惚了。突然觉得这场雨是如此熟悉,好像一直飘洒在心中,从不曾停止。恍然觉得走廊下焦急张望的就是我,而在雨中打着伞的年轻女子就是我的母亲。我清楚记得,每一次下雨天,母亲都会来学校接我,就如我现在接女儿一样,不会计较风大雨大,不会计较雨水会打湿了衣衫。原来,在时光的隧道里,一代又一代的人只是转换了场景,故事却是相同的。我们在轮回,雨也在轮回。

少年时代,是对雨有一种特殊情感的。正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龄,喜欢在雨中轻举一把花纸伞,然后看雨水顺着伞尖悠然滑落,在地面上荡起一圈圈的涟漪, 如一个悠长怅然的梦。那时,读《虞美人·听雨》:少年听雨歌楼上,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,江阔云低,断雁叫西风。而今听雨僧庐下,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,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。每每读到最后,总是情不能自已,会一个人呆

坐在窗前,看雨水如断了线的珠子般洒落,砸在灰色的瓦块上,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,然后让自己的心跟着忧伤。只是我彼时的忧愁是苍白的,这场下了千年的雨,飘飘洒洒,与少年时的我相遇,那雨中所有的忧伤更多是一种情景,一种模样。

看影视作品,每当男女主角分手时,总会有一阵瓢泼大雨突然而至。或者是突降一阵大雨,女主角在雨中狂奔,抬起头,赫然有一把伞,并且执伞的是一位高富帅。在剧中,雨总是随剧情烘托气氛。如若没了雨,那长长的故事真不知如何进行下去。只是现实生活中,雨水并不会随心意。雨是自由的,你触手可及,却不曾真正拥有。春雨、夏雨、秋雨、冬雨,性格迥异的四姐妹,无数文人骚客赋予了她们太多情感,她们却是超然物外的,不会为谁停留,也不会为谁哭泣。只管恣意地下着,无视雨中每天上演的悲欢离合。也许每场雨中,都会有一段红尘故事。雨却不语,还在一如既往地飘落,洒在麦田里,洒在柏油马路上,洒在匆匆行走人群的身上。

那么我们就欣然接受吧,这场不知停歇的雨。让雨水来冲去世间的尘埃,洗涤我们日益苍老的心灵。

(作者博客 :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a1551677133>)

#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

■唐运华

春天不知什么时候消失,夏天说来就来了。先前正想着春天不冷不热,没有蚊蝇叮咬,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时,春天像个调皮的顽童,一不注意便溜走了。

春装早已褪去,现在每天进家的第一件事,便是脱去长裤、皮鞋,换上短裤汗衫。想想不久才过去的冬天,寒风吹在脸上,脚跟被冻得痒疼,一眨眼一年竟已过半,来到夏天。时间过得真快啊。

前些天,满天飞舞的杨絮,一朵朵,一片片,像冬天漫天纷飞的雪花。窗户上、路边积满了杨絮,骑车出门必须戴上眼镜,很多女士戴了口罩。那时候,还在拽着春天的尾巴遐想,现在一出门,满目已是青翠。

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,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,赏心乐事谁家院!”这是《牡丹亭》中的诗句,表达了杜丽娘面对大好春光,惜春、伤春之情。

前些天回老家,原来一片碧绿的麦田变得澄黄,麦子已经饱满,能揉着吃麦仁。再过几天,北方农村重大的农事——麦收就要开始了。

那晚,下了入夏以来第一场暴雨,滴滴答答下了一夜,北边阳台上的遮阳棚呼呼作响。以前在老家时,夏天雨后的清晨,我总会打着雨伞,穿着胶鞋,沿着小河西边的小路,到田野里走一圈。河岸边长满了野草,路两旁全是泡桐、杨树,在头顶上空架起一个绿色的走廊,远处田里的大柳树遮起一片朦胧的绿雾。

以前总想着冬天适合做什么,春天适合做什么。其实只要想做,是不论季节不论条件的,只要静下心来,每个季节都能做事。

(作者博客 :[http://blog.voc.com.cn/blog\\_showone\\_type\\_blog\\_id\\_823410\\_p\\_1.html](http://blog.voc.com.cn/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823410_p_1.html))

《周口博客圈》开版, 欢迎周口作者投稿自荐, 稿件请发至电子邮箱 : zkwbbkq@163.com, 文后注明链接地址。

# 老屋情思

■雪儿

二姐打来电话说,老屋要拆迁了。听到这一消息,我心里不免有些不舍,虽然老屋破烂不堪,十多年没人居住了,但那里保存着我儿时的记忆。

今年清明节我们回乡扫墓,又看见老屋。它在四周楼房林立中显得更加落魄,蓝灰色的瓦片上布满了枯枝残叶,斑驳的青苔依稀可见。断壁残垣是几十年风雨侵袭的见证。这土墙灰瓦、有三十七年历史的老屋真的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了。

推开房门,里面摆设依旧,方桌、条几、沙发……墙壁上挂满了照片:有我三岁时脸上挂着泪珠的姐妹四人的合影,我八岁时照的全家福,我上小学、初中时的留影,儿子百天时我们三口的合影……条几的中间上首是母亲的遗像,她的面容依然那么慈祥和蔼,脸上露出温馨的笑容。老屋里依然有母亲的气息、母亲的点点滴滴,这里依旧保留着十几年前的温馨、幸福。

走进我的小屋,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。小屋还是原来的模样,墙壁上贴着我小学时的奖状,还有二姐喜欢的图画。桌子的玻璃下面还放着大姐旅游结婚时的长城纪念卡,抽屉里放满了我和三姐小学用的书本作业本……一切都是那么熟悉。小屋里留下了我们姐妹四人的欢声笑语、嬉戏打闹,留下了我们的美好回忆。

坐在院子里,我仿佛又看见娘在水池边洗衣,她手拿棒槌在洗衣石上捶打衣物。我耳边又依稀传来有节奏的棒槌声。院子的南面是菜园,种满了西红柿、黄

瓜、豆角……又红又大的西红柿咬上一口甜中微带些酸,想起来就让人流口水;又粗又长还带着尖尖的嫩刺的黄瓜,让人看了既眼馋又嘴馋;细细的长长的豆角挂满了枝藤……最难忘院子西南角的那颗小枣树。每年腊八,娘早早熬了腊八粥,我和三姐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把米饭抹在枣枝上,希望枣树能结出更多的果。别看枣树小,它还真对得起我们,小枣又甜又脆,红彤彤的色味俱佳。

院子里的压水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我们姐妹四人分摊家务,压水当然就非我莫属了。在我看来当时这个活儿也不算轻松。那个水井特别沉,每次我都得趴在井杆上,腿腾空使出全身的力量才能压出水,要想压满一桶水,我至少要上上下下这么几十次才可,于是一桶水下来就要出一身汗。这次我又握起了井杆,儿时的一幕幕重现在眼前……

后来娘养了两只鹅,由于我在外上学很少回家,那两只傻鹅对我非常不客气。我从堂屋到厨房,看见这二兄弟过来就撒开腿跑,谁知它俩伸长脖子“嘎嘎”地叫着向我飞奔,吓得我大声喊娘。娘抄起笤帚向鹅兄弟跑去,边跑边骂:“俩傻鹅、笨鹅,自家人们都不认识,要你干嘛……”

娘离开我们十二年了,我们也彻底离开老屋十二年了,一切幸福的时光都随紧锁的房门尘封在记忆的深处。

(作者博客 :<http://user.qzone.qq.com/982566598/blog/1334838081>)

